

15—18 世纪李氏朝鲜汉学研习路径管窥^①

李 振 政

(安徽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通过考察 15—18 世纪朝鲜的科举内容以及部分文人士大夫的笔记,可窥知这一时期朝鲜汉学研习的大致脉络为:先以《童蒙须知》《孝经》《小学》《童子习》《千字文》等为启蒙,进阶以四书五经为主干,以文选、书传、风骚、诗传、诸家文字等为辅助,伴以《家语》《近思录》等朱子学典籍以构成其汉学体系;同时亦见其本土特色,如《少微通鉴节要》以及《十九史略》较为广泛的流传使用。

关键词:李氏朝鲜;汉学;研习路径;科举;四书五经

中图分类号:K31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4-0008-08

朝鲜半岛进入李氏朝鲜时代(1392—1910 年)之后,经过初期的整顿经略,朝鲜逐渐确立了以儒学立国的主旨,推崇程朱理学,汉学水平较高丽时代更加深厚。对于朝鲜时期的汉学研究,岳辉^[1]对李氏朝鲜时代教育制度、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方面作了简略考察。黄仙姬^[2]对李氏朝鲜对汉学的奖励制度、汉学机构作了一定程度考察介绍,但本文中的“汉学”主要指的是汉语相关的学问。全香兰^[3]着重介绍了李氏朝鲜王朝时期汉学译书类型及代表书籍,总结了汉学译书的特点与价值。张晓波^[4]、白洋^[5]从朝鲜古代科举的角度论及了朝鲜儒学与科举的大体联系。迄今,学界对李氏朝鲜时期是朝鲜汉学隆盛期这一论点已达成共识,但对于这一时期的朝鲜知识分子是如何研习汉学的、其路径如何,目前国内学界尚无公开发表的专项研究论文。

纵观东亚历史,科举制度是汉字文化圈选拔人才的有效体制,科举制度体系对于主流学问体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科举制度的考核内容常常也是主流学问体系的构成主体,具有显著的学术指向性和代表性。本文采用以朝鲜王朝科举内容为切入点,后参照相关朝鲜文人笔记的方法来

管窥其汉学研习路径,进而对其进行大略的梳理和阐释。15—18 世纪是李氏朝鲜主要时期,与明朝和清代初中期存在时期大体相当。朝鲜王朝后半期由于甲午更张和末期改革等,学风产生了一些许变化,故本文谨以此时间段作为研究对象。

李氏朝鲜的科举基本沿袭高丽时代体制,一般分为文科、杂科(一般分为医科及包含中国学、蒙古学、日本学、女真学的译科,律科和阴阳科),武科。在高丽时代繁盛一时的“僧科(分为教宗与禅宗两大类)”,即以僧侣为对象实施的科举,在李氏朝鲜前期亦出现过,但至朝鲜中宗(1506—1544 年在位)时渐次废除。除去以上提及的四科外,亦有“特采”的选拔方式,如举荐等,其标准与学问如何无直接的关系。

文科应试者多为中人以上阶层(中人、两班),杂科多为中人,武科则多为中人以下。所谓中人,主要是指平民(自由民)以上,又在两班(贵族)以下的一个阶层。原则上,李氏朝鲜科举应试资格为:除“手工业者、商人、巫婆、僧侣、奴婢、庶孽”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报考,但两班由于出身

收稿日期:2022-03-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中心 2021 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青年项目“利用现地汉文化资源的对韩汉语教育研究”(21YH06D);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基于汉文化元素的对韩汉语教学研究”(2020jyxm0670)

作者简介:李振政(1983—),男,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①本文主体部分于第 22 届中国韩国学国际学术会议(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主办,2021 年 10 月)宣读,感谢与会专家的宝贵意见。

条件的优越,常常占据优质的教学资源且被着重培养^①,同时封建王朝升平日久,门生故吏派系等日益滋长,故而两班出身的比重也呈日渐增大的态势。

文科又分为小科(初试)与大科(复试),若考上小科,就成为生员进士,生员进士在最高学府成均馆学习,成为成均馆儒生,再报考大科,通过后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其体制与宋明科举大体相似,但朝鲜应考者的身份要求更为严格,为奴为庶者不具备考试资格,在社会组织活动中也受到种种限制,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也让我们很难看到出身卑微的大学者的出现,而朝鲜汉学的谱系也往往呈现出“家学”的印记。

朝鲜科举的题目内容仍然以四书五经(四书疑、五经义)为来源,在《经国大典》(成书于朝鲜成宗时,1473 年颁布,此书确立了李氏朝鲜国体等诸多制度)问世后,出题形式主要依据《经国大典》中的策、表、笺、箴、颂、制、诏的文体,后又增加了《续大典》里的论、赋、铭。从朝鲜史料及文人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之相应的记述。如,柳馨远^②《磻溪随录》之《教选考说》篇可作印证:

本朝科目,大抵仍高丽之制,试以论表、策,明经则诵四书三经,每三年一设科,试官临时望定,选额定以三十三人,又有庆事则别设科,名以增广或别试,其所试亦赋、表、策等,又有谒圣庭试,皆烛刻试以赋表,监试亦试以诗赋疑义,武科试以射艺,若医、译、阴阳、律科,各以其学试之,如明经之例焉……^[6]

《教选考说》其文旁又有小字作注,参照其注可知其时科举三年一次,试以论表(或赋)、策,如若以表作答,则加倍给分数;“明经则诵四书三经”,其考试形式为各书抽签一条背诵,其中《周易》则倍给分数;而其“庭试”约相当于“殿试”,而监试亦试以诗赋疑义,其旁小字注云:“生员试四书疑、五经义,进士试诗赋、法云赋一篇、箴铭诗中一篇”,其考点梗概大抵如此。

朝鲜学徒从孩童起便进入到预备学习时期,早五岁、晚八岁左右便进入“蒙学”阶段。四书五经学习之前的启蒙和铺垫一般为《千字文》《童子习》《童蒙须知》,同时《孝经》《小学》也较为常

见。如,金宗直^③的年谱记载:“先生六岁,始受学,初授童蒙须知……,皆背诵……”^[7]又,申钦^④《象村稿》:“公年八岁,始学千字文、童子习等书……”^[8]如,金诚一^⑤之《鹤峰集》:“训海子孙,必先以孝经、小学等书。略通文义,然后及于四书,循循有序,未尝躐等焉。”^[9]又,河受一《松亭集》:“五岁,始教字,六岁,始读童子习,皆应口诵不忘,余喜其可教。八岁,又教小学,一二教,能传习其文,三四教,能通达其义,或至文义易晓处,不待教自能释解。”^[10]又如,李珥《栗谷全书》:“年三十以下非文非武者,皆令读小学、孝经、童子习等书,不读者论罚。”^[11]

直至 19 世纪,俱是以上述书籍为儿童启蒙教本。如,张福枢^⑥的《四末轩集》中《奉事拙窝金公墓碣铭并叙》:“善山金公讳是洛,字希哲,甫七岁,授童蒙须知,次第通孝经小学。”^[7]

可见,李氏朝鲜时代孩童启蒙内容,大抵是以《童蒙须知》《孝经》《小学》《童子习》为通用课程教本。经过基本的汉学启蒙教育之后,便要进入四书五经为主的“经学”学习阶段了,这也是其汉学学习的“本原”和“主干”。如朝鲜大儒李滉仿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所作的《伊山院规》,共有 12 条,为朝鲜书院规定的典范,其伊始即言“诸生读书以四书五经为本原,小学家礼为门户。”^[11]

此一阶段的学习内容与中原王朝趋同,只是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顺序(次第),朝鲜文人的记述中另有不同。如,朝鲜大儒李珥^⑦所著《击蒙要

①两班的子弟一般在私塾、书堂学习汉文基础课程后升入中央的四学(四学是在京城中央及东、西、南设立的四个为培养儒学生而设立的公立学校)或地方的乡校,成绩合格后晋级至成均馆参加科举大科。

②柳馨远(1622—1673),字德夫,号磻溪,朝鲜世宗朝右议政柳宽之后,朝鲜中期学者、书法家,著作有《磻溪随录》。

③金宗直(1431—1492),字季显、孝盟,号占毕斋,谥号文简。金叔滋(“丽末三隐”之吉再的门人)之子,通过家学渊源传承郑梦周、吉再之学统。1453 年中进士,1459 年文科及第,著有《占毕斋集》《青丘风雅》《游头流录》《堂后日记》《彝尊录》等。

④申钦(1566—1628)字敬叔,号象村、玄轩,谥号文贞,宣祖“遗教七臣”之一,曾任领议政,著有《象村集》30 卷。

⑤金诚一(1538—1593),字士纯,号鹤峰,义城金氏出身的李氏朝鲜文官,儒学家李滉的弟子。

⑥张福枢(1815—1900),字景遐,号四末轩,朝鲜后期学者。

⑦李珥(1536—1584),李氏朝鲜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字叔献,号栗谷、石潭、愚斋,世称栗谷先生。李珥 8 岁就能作汉文诗,13 岁考中进士初试,19 岁离家进金刚山学禅,1558 年去陶山拜大儒李滉为师,1564 年考中生员、进士科和明经科,历任户曹佐郎、吏曹佐郎、户曹判书、大提学等官职。著有《栗谷全书》44 卷,代表作有《圣学辑要》《东湖问答》《击蒙要诀》《经筵日记》《四书栗谷谚解》等。

诀》中主张:

先读小学,于事亲敬兄忠君弟长隆师亲友之道,详玩而力行之。

次读大学及或问,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真知而实践之。

次读论语,于求仁为己,涵养本原之功,精思而深体之。

次读孟子,于明辨义利,遏人欲存天理之说,明察而扩充之。

次读中庸,于性情之德,推致之功,位育之妙,玩索而有得焉。

次读诗经,于性情之邪正,善恶之褒戒,潜绎感发而惩创之。

次读礼经,于天理之节文,仪则之度数,讲究而有立焉。

次读书经,于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领要而溯本焉。

次读易经,于吉凶存亡进退消长之几,观玩而穷研焉。

次读春秋,于圣人赏善罚恶抑扬操纵之微辞奥义,精研而契悟焉。^[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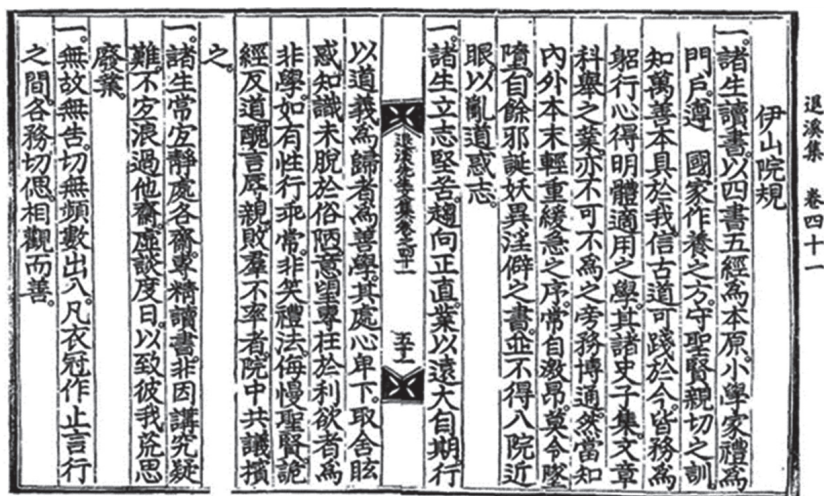


图1 《伊山书院院规》

(来源:韩国古典翻译院电子库 https://db.itkc.or.kr/imgviewer/item?itemId=IMO#imgviewer/imgnode?grpId=&itemId=MO&dataId=TKC_MO_0144A_0410_010_0150)

李珣主张的四书五经的读书次第可以理解为“先四书后五经”,四书以《大学》开始,后《论语》、后《孟子》,后《中庸》,而后五经。

此四书的读书顺序与金宗直一致,金宗直年谱:“先生初授童蒙须知……,然后令入小学,次孝经,次大学,次论、孟,次中庸,次诗,次书,次春秋,次易,次礼记,然后令读通鉴及诸史百家。

又,尹懋^①《无名子集》:

教之之序则先读小学,以知立教明伦敬身之为为学之本;

次读大学,以知三纲八条之次序间架;

次读论语,以知圣人所言与弟子问辨之无非至理;

次读孟子,以知遏人欲存天理闲圣道辟异端,及四端养气等说;

次读中庸,以知性道教致中和之为圣人极功,而始一理中万事终一理之妙;

次读诗,以知先王教化风雅正变,及感发惩创之机;

次读书,以知尧舜以来相传之心法,与夫伊傅周召辅治之嘉谟;

次读易,以知吉凶悔吝进退存亡之道,四圣二贤微显阐幽之训;

次读春秋,以知圣人所以笔削褒贬,定天下邪正,为百王大法之义;

次读礼记,以知三百三千之有经有曲,先王先圣之遗制遗训。^[12]

与中原王朝相对照,四书与五经的学习顺序

^①尹懋(1741—1826),籍贯坡平,字敬夫,号无名子。1773年通过司马试,入成均馆20多年。1792年文科及第丙科,历任南浦县监、黄山查访、户曹参议等职。著有《无名子集》20卷。

同是先四书为主,后五经,这与二程所主张的读书次第相同。四书的顺序和《朱子语类》所主张的读书顺序(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微;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也是一致的。看上去这也是那个时代中原王朝与李氏朝鲜学者普遍认同的学习顺序,宇内默契。

但是对于五经的次序则呈现出不同的主张,有所差别,以上所举三人的五经次第就各不相同,整理如下:

李珥:诗,礼记,书,易,春秋

金宗直:诗,书,春秋,易,礼记

尹愔:诗,书,易,春秋,礼记

这与中原王朝文士的学习次第也不相同,我们可以参照《程端礼读书分年程法》^①:

八岁未入学之前,讲性理字训。入学之后,读小学书正文。

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次读中庸正文,次读孝经正文。

次读易正文,次读书正文,次读诗正文,次读仪礼并礼记正文,次读周礼正文,次读春秋……^[13]

由上可知,程端礼的五经顺序为:易、书、诗、礼记、春秋。

两相对比,我们发现朝鲜文人似将《诗经》列为五经之首读,李珥以《诗经》上接《中庸》之“于性情之德,推致之功,位育之妙,玩索而有得焉”,阐发《诗经》“于性情之邪正,善恶之褒戒,潜绎感发而惩创之”。而尹愔为“知先王教化风雅正变,及感发惩创之机”。而《易》的位置,朝鲜学者放至中间或靠后。比较一致的是《书》,中原王朝与李氏朝鲜都将其列为第二位或者第三位。

二

四书五经是学问的本原,但只会四书五经,只能参加李氏朝鲜时代的明经科的考试,进入到更深层的经学学习中,则要学习许多注疏以及文章学的内容,这些学习内容,与经典比较起来更为丰富多样。

我们先参照李珥所著《击蒙要诀》:

四书五经,循环熟读,理会不已,使义理日明。而宋之先正所著之书,如近思录、家礼、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语类及他性理之说,宜闲闲精读,使义理常常浸灌吾心,无时闲断,而余力亦读史书,通古今,达事变,以长识见,若异端杂类不正之书,则不可顷刻披阅也。^[11]

李珥主张在读熟四书五经之后,参读宋代性理学诸贤的著作,如《近思录》《家礼》《心经》《二程全书》《朱子语类》等,学有余力才可读“史书”。

这些辅助书籍也可以和四书五经相配合,其参插方法于申钦《象村稿》所附年表可见一斑:

公年八岁。始学千字文、童子习等书。……公年九岁。学十九史略,至西汉纪,文义已达,不复师受。公年十岁。读通鉴、宋鉴、韩诗等书,作五七言长诗。公年十一岁。读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古文真宝等书,能强记,尝读论语、离骚经数遍,……公年十二岁。读文选、书传、风骚等书。公年十三岁……读诗传,诸家文字无不遍观。公年十四岁。读昌黎、柳州二家,始作文,无是叟传、山翁溪翁问答说,传于世,文逸不录。有志于学,探访濂洛诸贤遗书,旁及老佛,考其异同,无不领会,其归阴阳方技之法,亦皆涉猎。公年十五岁。聘全义李氏……受易于清江公,止上经,能通奥义,清江公逊师席不复授。^[8]

申钦的“书单”可归纳为,在读四书之前所读之书为:《千字文》《童子习》等,史略,通鉴、宋鉴、韩诗。四书之后为:古文真宝、文选、书传、风骚;诗传、诸家文字;昌黎、柳州。

除了基本的儒学典籍,老佛以及阴阳术等“杂书”亦在书单之内,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其时儒释道三说共存的一种局面,但其中显然儒占据主流地位,这是申钦 15 岁之前所读之大体书目。

尹愔《无名子集》中也可见类似评述:

今定教学次第,……此其读经次序。

^①此为朝鲜学者安鼎福《顺菴集》中所整理之《程端礼读书分年程法》。安鼎福(1712—1791),字百顺,号顺庵、汉山病隐、虞夷子,本贯朝鲜广州,著有《东史纲目》等。

而其读小学也,又读孝经,其读四书也,又读或问,其读易也,又兼启蒙。其读春秋也,又兼三传国语,其读礼记也,又兼周礼、仪礼、家礼,而又读家语、近思录、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语类、性理大全等书,以会其通,以极其趣,而亦必温故而绎前,参互而考订。又不可以不知史也,于是兼看纲目及马班以下历代诸史,以至于东史。又不可以不知文章家也,于是兼看楚辞、战国策、文选、李杜诗、唐宋八大家,以及诸子百家书,以极其博,而若异端之书不观可也,置其学,只观其文,以为文章之一助亦可也。^[12]

可知,在学习《小学》《孝经》后,进行四书学习时,《或问》作参考用书;读《春秋》时,《三传》《国语》为参考;读《礼记》时,《周礼》《仪礼》《家礼》为参考;以性理学的系列著作为参透“经典”的途径。同时,尹愔主张要了解历史,对于朝鲜本国的历史——东史也要知晓,文章家也需悉知,列举了《楚辞》《战国策》《文选》、李杜诗、唐宋八大家之文,以及诸子百家书。

对于“异端”之学,李珥主张“若异端杂类不正之书,则不可顷刻披阅也”,十分严格;申钦则“旁及老佛,考其异同,无不领会,其归阴阳方技之法,亦皆涉猎”,比较宽松;尹愔则认为“若异端之书不观可也,置其学,只观其文,以为文章之一助亦可也”,可有所了解,只用于写文章。

下面我们参照《程端礼读书分年程法》再作一下对比。《程端礼读书分年程法》:“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毕。又自十五岁志学之年,即当尚志。读大学章句或问,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钞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读易、书、诗、礼记、春秋;又四书本经既明之后,日看史,仍温前书,次读通鉴及参纲目,次读韩文,次读楚辞,又通鉴。韩文、楚辞既读之后,约才二十岁或二十一二岁,学作文经问、经义、古赋、古体制诏章表、四六章表。”^[13]

总体而言,此时期李氏朝鲜和中国学者学习的知识体系大体相当,主体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熟

读理解后,进而看史,而后是文章,而后是自作文、章等,这是共同趋向。

三

尽管在价值理念以及核心学问上,李氏朝鲜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高度一致,但在细节上还是有些许不同,这部分也可以说体现了李氏朝鲜本土化的特色。比如,《史略》《通鉴》这两本书经常在朝鲜汉学启蒙书目中出现,然而细考后发现,这两本书却与中国通常所说的《史略》和《通鉴》截然不同。如李德懋^①《青庄馆全书》中〈婴处文稿〉所记载其与中原人士笔谈:

问:“读何书?”答:“四书”。问:“亦读三经否?”答:“不读。”问:“三经名?”答:“诗经书经易经”问:“读左传否?”遂逡巡嗫嚅,对不甚分明。问:“能看八大家否?”答:“有大家,亦有小家。”(意:以为人家之家,不知是书名,故仍不更问焉)。问:“读通鉴史略否?”(通鉴,即少微通鉴节要也。我俗蒙学,必先授通史,故问焉。)答:“不知。”(柳于子曰:“通、史我国尚之,中国绝无而仅有。”今见此入答,信然。)^[14]

又,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又载:

心溪见鼎大读曾先之史略,谓余曰:“此书甚未备,惟东国人孤陋,尊崇之,此岂教小儿之书也?何不教明人童子习耶?”余曰:“童子习太略,不得已从俗耳。东人之孤陋,可胜言哉?不知资治通鉴方可为通鉴,而呼少微通鉴节要为通鉴,至大书其目曰通鉴,则真个通鉴,呼以何名耶?或呼以少微节要,则元不知为何书也,且以为史书之详略兼备者,莫过于此,可笑可笑;近日教邻儿此书,则始知不成模样之书耳。是故,中国已绝无史略及节要耳。”^[14]

李德懋在与中原人士的交流中得知,流行于朝鲜的《通鉴》于中原籍籍无名,朝鲜的《通鉴》并非

^①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号炯庵、雅亭、青庄馆、婴处、东方一士,朝鲜完山(今全罗北道全州)人,为定宗大王别子茂林君十世孙,朝鲜实学派代表诗人。

《资治通鉴》，而是《少微通鉴节要》，名同和书实不同。又，洪大容^①《湛轩书》中《杭传尺牋》记载其与中原人笔谈：

力闇曰：“贵处小儿始读何书？”余曰：“始读千字文，次读史略，次读小学而及于经书。”力闇曰：“史略何书？”余曰：“曾先之所作十九史略。”力闇曰：“此间谓之鉴略，亦与小儿读之。”又曰：“小学最好。”……余曰：“我东先辈有终身自称小学童子者，其意非不好也，终不若经书。”力闇曰：“然，既罕读礼记幼仪，如鸡初鸣咸盥漱栉缋笄总之属，何从见之？”余曰：“童幼读之非不好也。”力闇颌之曰：“我辈原可不讲。”余曰：“然，经书有进于此者，不必终身用力于此也。”^[15]

可见，朝鲜的《史略》为《十九史略》，而中原名为《鉴略》，名不相同。

同时，关于朝鲜汉学的相关典籍书目，综合迄今学界的历史、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几处似需要特别注意。其一是《童子习》的传播和普及，《童子习》为明代朱逢吉^②作于1404年，此书在朝鲜流传得比较广泛，常有“谚解本”见于书市。其二是明清时代中原流行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只有《千字文》在朝鲜流行，常见于朝鲜典籍记录之中，且至今流行不衰。而《三字经》《百家姓》在朝鲜文士的笔记中鲜有提及。其三是朝鲜民间流行的“谚解本”等通俗汉学辅助用书一般不见于朝鲜学者的正式文集之中，这可能是由于旧时朝鲜学者不重视“谚文”，认为其“不入大雅”之故。其四是涉及朱子性理学的书籍占据主流地位，与中原王朝相比较，李氏朝鲜朱子学占学问比重甚大，且具有排他性（排斥异端）。其五是“书不同文”，汉文不等于汉语。朝鲜一般的读书人学习的是汉文（书面语、文言文），而不是汉语。李氏朝鲜时代，学习汉语有专门的部门，如“司译院”；有专门的教科书，如《老乞大》等。学习汉语的人才属于专门人才，科举从“杂科”中的“译科”中取士，而其教育体系也并不普及，部分现代学者将此“译学”归于“汉学”，实际上两者是两套系统。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李氏朝鲜15—18世纪的汉学研习大略途径为：初级以《童蒙须知》《孝经》《小学》《童子习》《千字文》等为启蒙，继而以四书五经为主干，辅之以文选、书传、风骚、诗传，诸家文字、昌黎、柳州等文学系列典籍，以此组成了其汉学体系的主要架构。这种构成与中原王朝相比较，基本呈现出类同一致的态势。从朝鲜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字记录中，我们亦常发现家语、近思录、心经、二程全书、朱子大全、语类、性理大全等朱子学著作，可见其崇尚朱子之学的风尚；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在选用汉学教本上亦有李氏朝鲜本土的一些特色，如《少微通鉴节要》以及《十九史略》的使用。总体而言，我们至今所获知的李氏朝鲜王朝的汉学研习的一般特点可以归纳为：以“朱子学”思想为圭臬，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儒学经典为基石，同时结合朝鲜现地的地域特点，呈现出中正而又颇具地域色彩的研习特色。

参考文献：

- [1] 岳辉. 朝鲜时代汉学师生的构成及特征分析[J]. 学习与探索, 2005(6).
- [2] 黄仙姬. 朝鲜朝前期的汉学政策研究[J]. 新疆学刊, 2020(2).
- [3] 全香兰. 朝鲜王朝时期汉学译书研究[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 [4] 张晓波.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 [5] 白洋. 论朝鲜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特点[D]. 延吉: 延边大学, 2016.
- [6] 柳馨远.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磻溪随录[M/OL]. [2022-01-18].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GO#dir/node?grpId=&itemId=GO&gubun=book&depth=5&cate1=Z&cate2=&dataGubun=%EC%B5%9C%EC%A2%85%EC%A0%95%EB%B3%B4&dataId=ITKC_GO_1297A_0120_010_0030.
- [7] 강민구. 조선의學習次第에대한史史的考察[J]. 동방한문학, 2020(7).

①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号湛轩，朝鲜汉城人，历任世孙翊卫司侍直、泰仁县监、荣川郡守等职，朝鲜李朝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实学派北学论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医山问答》《筹解需用》等。

②朱逢吉(1331—1410)，字以贞，号懒樵，崇德(县治在今崇福，今属桐乡市)人，历任右副都御史、大理寺右丞等，参与修撰《高庙实录》，著有《牧民心鉴》《童子习》及《文集》四卷。

[8]河受一.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松亭集[M/OL]. [2022-01-18].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255A_0060_100_0050&solrQ=query%20%20A0%E5%A7%8B%E8%AE%80%E7%AB%A5%E5%AD%90%E7%BF%92%20%20solr_sortField%20%2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20EC%9E%90%EB%A3%8CID_s%20%20solr_sortOrder%20%20A0%20%20solr_secId%20%20A0M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1%20%20solr_curPos%20%20A00%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O_0255A_0060_100_0050.

[9]申钦.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象村稿[M/OL]. [2022-01-19].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286A_0050_010_0010&solrQ=query%20%20A0%E5%85%B6%E6%AD%B8%E9%99%B0%E9%99%BD%E6%96%B9%E6%8A%80%E4%B9%8B%E6%B3%95%20%20solr_sortField%20%2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20EC%9E%90%EB%A3%8CID_s%20%20solr_sortOrder%20%20A0%20%20solr_secId%20%20A0M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1%20%20solr_curPos%20%20A00%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O_0286A_0050_010_0010.

[10]金诚一.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鹤峯集[M/OL]. [2022-01-20].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210A_0150_010_0020&solrQ=query%20%20A0%E8%A8%93%E8%AA%A8%E5%AD%90%E5%AD%AB%20%20solr_sortField%20%2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20EC%9E%90%EB%A3%8CID_s%20%20solr_sortOrder%20%20A0%20%20solr_secId%20%20A0M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34%20%20solr_curPos%20%20A02%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O_0210A_0150_010_0020.

[11]李珥.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栗谷全书[M/OL]. [2022-01-20].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201A_0280_010_0050&solrQ=query%20%20A0%E6%96%BC%E4%BA%8B%E8%A6%AA%E6%95%AC%E5%85%84%E5%BF%A0%E5%90%9B%E5%BC%9F%E9%95%B7%E9%9A%86%E5%B8%AB%E8%A6%AA%E5%8F%8B%E4%B9%8B%E9%81%93%20%20solr_sortField%20%2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20EC%9E%90%EB%A3%8CID_s%20%20solr_sortOrder%20%20A0%20%20solr_secId%20%20A0M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1%20%20solr_curPos%20%20A00%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O_0201A_0280_010_0050.

E2%80%A0M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1%20%20solr_curPos%20%20A00%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O_0201A_0280_010_0050.

[12]尹愔.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无名子集[M/OL]. [2022-01-22].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GO#/dir/node?dataId=ITKC_MP_0576A_0160_010_0050&solrQ=query%20%20A0%E4%BB%8A%E5%AE%9A%E6%95%8E%E5%AD%B8%E6%AC%A1%E7%AC%AC%20%20solr_sortField%20%2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20EC%9E%90%EB%A3%8CID_s%20%20solr_sortOrder%20%20A0%20%20solr_secId%20%20A0G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1%20%20solr_curPos%20%20A00%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P_0576A_0160_010_0050.

[13]安鼎福.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顺菴集[M/OL]. [2022-01-23].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534A_0140_010_0010&solrQ=query%20%20A0%E7%A8%8B%E7%AB%AF%E7%A6%AE%E8%AE%80%E6%9B%B8%E5%88%86%E5%B9%B4%E7%A8%8B%E6%B3%95%20%20solr_sortField%20%2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20EC%9E%90%EB%A3%8CID_s%20%20solr_sortOrder%20%20A0%20%20solr_secId%20%20A0M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1%20%20solr_curPos%20%20A00%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O_0534A_0140_010_0010.

[14]李德懋.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青庄馆全书[M/OL]. [2022-01-23].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577A_0480_010_0010&solrQ=query%20%20A0%E5%BF%83%E6%BA%AA%E8%A6%8B%E9%BC%8E%E5%A4%A7%E8%AE%80%E6%9B%BE%E5%85%88%E4%B9%8B%E5%8F%B2%E7%95%A5%20%20solr_sortField%20%2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20EC%9E%90%EB%A3%8CID_s%20%20solr_sortOrder%20%20A0%20%20solr_secId%20%20A0M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1%20%20solr_curPos%20%20A00%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O_0577A_0480_010_0010.

[15]洪大容.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湛轩书[M/OL]. [2022-01-26]. https://db.itkc.or.kr/dir/item?itemId=MO#/dir/node?dataId=ITKC_MO_0560A_0070_010_0010&solrQ=query%20%20A0%E8%B2%B4%20%20solr_sortField%20%20A0%EA%B7%B8%EB%A3%B9%EC%A0%95%EB%A0%AC_s%20%20EC%9E%90%EB%A3%8CID_s%20%20solr_sortOrder%20%20A0%20%20solr_secId%20%20A0MO_AA%20%20solr_toalCount%20%20A01%20%20solr_curPos%20%20A00%20%20solr_solrId%20%20A0BD_ITKC_MO_0560A_0070_010_0010.

E8% 99% 95% E5% B0% 8F% E5% 85% 92% E5% A7%
 8B% E8% AE% 80% E4% BD% 95% E6% 9B% B8 \$ solr_
 sortField% E2% 80% A0% EA% B7% B8% EB% A3% B9%
 EC% A0% 95% EB% A0% AC_s% 20% EC% 9E% 90% EB%

A3% 8CID_s \$ solr_sortOrder% E2% 80% A0 \$ solr_secId%
 E2% 80% A0MO_AA \$ solr_toalCount% E2% 80% A01 \$ solr_
 _curPos% E2% 80% A00 \$ solr_solrId% E2% 80% A0BD_IT-
 KC_MO_0560A_0070_010_0010.

On the Study Route of Sinology in Li Dynasty of Korea in the 15th–18th Century

LI Zhenz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cont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notes of som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Korea of the 15th–18th centu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general route of Sinology study in this period is as follows. The primers are *Instructions for Children*, *Classic on Filial Piety*, *Primary School*, *Study Material for Children*, *One-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etc. The advanced material includes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main body), the selected works, classics, literary excellence, annot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writings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etc. (supplement), and the classics of Zhu Zi's philosophy such as *Jiayu*, *Jinsilu*, all of which can form the system of Si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exists the local feature. For example, *Shao Wei's Brief Summary of Zi Zhi Tong Jian* and *Nineteen Kinds of History Summary Books* are extensively spread and used.

Key words: Li Dynasty of Korea; Sinology; study rout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责任编辑 雪 箫)

版权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本刊作如下声明:

1.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意味着将作品的发表权、删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汇编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制品形式(包括光盘、互联网出版物)出版发行权等权利授予本刊,并视同许可本刊官方新媒体免费转载以及与有关数据库的合作(本刊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如不同意以上授权,请在投稿时说明。

2. 本刊载刊的全部编辑内容归《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所有,非经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摘编、刊印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在本刊发表的文章等。如有违反,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3. 本刊版面、栏目等受著作权法保护,对复制、仿制、假冒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4. 已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有免费结集出版精华本、合订本,以及相关电子产品的权利,有特别声明者除外。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